

山西文史資料

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專輯

第一輯

山西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山西文史資料

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專輯

第一輯

(內部發行)

山西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一年·太原

山西文史資料

第一輯

山西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

(內部發行)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號)

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晉出字第二號

山西省新华书店發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太原印刷厂印刷

*

開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 • 4 $\frac{3}{8}$ 印張 • 90,000字

一九六一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六一年十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數: 1—5,420冊

發刊詞

“山西文史資料”出版了，這是我們很早以前就想做，直到今天才做到的一件事。

出版這個刊物的目的，是爲了廣泛地搜集和積累地方歷史文物資料、推動資料撰寫和研究工作，爲將來編寫地方志準備條件。

本刊內容以近代史資料爲主，同時也征集歷代有關資料。山西是我們祖先最早活動的基地之一，具有悠久的文化歷史傳統，特別是近幾十年來，山西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進行了空前偉大的革命鬥爭，推翻了舊社會的反動統治基礎，進行了翻天覆地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工作。所有這些，都應該詳盡地搜集資料，在歷史上大書特書。

搜集資料的方式方法，既要注意文字的記載和實物，又要注意有關人物的口頭敘述。從清末到解放前夕，親身經歷過重大歷史事件的人們是越來越少了，而他們知道的事情，又遠

遠豐富于文字記載，所以本刊特別歡迎有關這個時期的回憶錄、訪問記、日記、信札、文稿等等。

搜集和研究歷史資料，必須採取科學的態度，要求尊重事實，實事求是。本刊的作者應當盡量寫自己的親身經歷，寫自己的所見、所聞、所知；事實是怎麼樣，就怎麼樣寫，力求真實、具體、詳盡，絲毫不加掩飾，不加隱諱。由于人們認識社會生活的立場觀點不同，見聞各有局限，寫出的東西可能會互有差異，關於這一點，我們認為可以各存其是，也可以互相補充糾正，因為有了大量的衆說紛紜的原始資料，才能進行綜合分析，考據異同，辨別真偽，為歷史科學提供有價值的資料。

我國人民在黨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，正在為建設一個現代工業、現代農業、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鬥。我們研究地方文史資料，正是建設現代科學文化工作的一部份。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，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光榮任務。我們希望“山西文史資料”的出版，能引起更多的人對這個工作的重視。尤其希望各方面有閱歷的人士、老一輩的人們，積極參加這項工作，為開展地方歷史資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貢獻更多更大的力量。

孙中山先生遗象
1912年9月
19日摄于太原皇
华館内假山前。
时年四十六岁。





太原首义門。（1913年，发表于《晋矿》。）

(本刊图片除官义闾为山西省博物馆供稿外，其余均为王昉供稿)



1912年，山西各界紀念黃花崗烈士殉難一周年的追悼會。

目 录

发刊詞 郑 林

同盟会在山西的活动 山西省文史研究館 (1)

辛亥太原起义追記 叶复元遺稿 (10)

辛亥年山西革命見聞記 馮銳存 (14)

辛亥革命山西起义紀事 侯少白 (21)

有关太原辛亥起义信函三件 叶复元等 (43)

太原起义目击記 (46)

辛亥革命河东光复紀实 尙 德 (52)

光复运城前后 李正清遺稿 (59)

辛亥革命經歷記 刘精三 (63)

大同辛亥革命紀要 大同市政协 (71)

山西忻代宁公团北伐紀略 牛誠修藏稿 (77)

潞安地区辛亥革命前后 王家駒 (89)

閻錫山北逃片断 (94)

辛亥山西革命軍記錄 姚以价遺稿 (108)

人物簡志 (112)

孙中山先生在太原 (123)

山西辛亥革命大事記 (125)

同盟会在山西的活动

山西省文史研究館

甲午、庚子以后，清专制王朝感到綠营、練軍等旧式軍隊的窳敗无能，不足以抵抗外侮、鎮压人民，遂有改革軍制編練新軍之举。

一、山西武備學堂的設立和留日士官學生的選送

1902年（清光緒二十八年）山西籌設武备学堂，为培养下級軍官之地。招收各县身家清白，体格强健，略通文字的学生入堂訓練。規定三年毕业，充任下級軍官。第一次招收的学生，多是各县应试童生并有不少在庠生員，共計一百二十余人。教授軍事知識，并分为学习英文、德文二部，分住孝、弟、忠、信四个斋号。

经过三年訓練之后，选拔其中优秀分子保送日本留学，并指定住日本士官学校，从中培育高、中級軍事人才。这次保送的計有溫寿泉、姚以价、李大魁、井介福、黄国梁、荣福桐、荣炳、馬开崧、顧祥麟、閻錫山、张瑜、乔煦、张呈祥等多人。

二、山西留日學生參加同盟會及回省活動概況

1905年，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。中國十七省的留日學生和旅日華僑數百人參加了同盟會。各省設分會幹事，山西分會幹事為谷思慎，並介紹榮福桐、榮炳、景定成、王國祜、趙戴文、閻錫山、溫壽泉、何澄等參加。當時決定的革命方略是：南方交通便利，距北京遠，清室控制力弱，革命應由南方發動。待革命勢力到達武漢後，北方晉、陝等地適時響應。並以注意陸軍各校學生及參軍運動為中心工作，以便到時能由反革命的武裝變為革命的武裝。

山西分會，即於此時派榮炳回國，運動革命（榮炳原系武備學生，保送士官學校，因身體較弱，轉入鐵路學校）。他在武備學堂，熟人甚多。榮回省後，當介紹王嗣昌、常樾、趙守鈺、張煌、潘遇安、應芝、王夢弼、金殿元等參加了同盟會。第二次又派閻錫山、趙戴文回國。閻不久即返日本，趙則已由日本師範畢業，遂留在太原任農林學堂和公立中學堂庶務、齋務長等職。這時候被介紹參加同盟會的有王建屏、楊沛霖、李嵩山、張樹帆等多人。有的人並進入軍隊中活動。此時在日本參加同盟會的有景耀月、王用賓、張起鳳、狄棲海、邢殿元、井介福、李大魁、王秉彝、焦純禮、焦澹、張呈祥、劉棫、王建基、徐西園、康佩珩、趙承經、李希鵬、齊寶璽、賀炳煌等多人，革命運動逐漸展開。

1906年間，谷思慎與丁致中先後由日本回國，到寧武倡議創辦中學，並介紹南桂馨、冀學蓬、丁夢松、周象山等參加

了同盟会。当时办学校經費无着，而朔县一带的天主教民向来借教会势力，由宁武拉煤炭不繳捐稅。經過谷思慎等和教会斗争之后，天主教民运煤才按章納稅，并以此項收入創辦了宁武中学。

谷思慎在晋西北一带的活动，逐渐引起了地方官 員 的 注意，查緝谷的风声很紧。所幸谷之伯父谷如墉是清政府的高級官 員，充任着陝西省的財政監理官（是个欽差），因此地方官府事先通知谷思慎离开宁武，才未被逮捕。谷遂偕南桂馨連夜出走，先到了致中家中躲藏，并发动李树勛（朔县人）編唱反滿鼓詞，深入乡村活动。谷等到靜乐后，又介紹武泽霖参加了同盟会。此时接到由东京回国的荣福桐的信，叫速往五台县东冶鎮集合，传达同盟会总部的指示。谷、南二人遂前往五台东冶鎮，与王建基、赵三成、康佩珩等会面。荣福桐这次传达的指示，主要内容是：“要各省加紧革命活动，实行武装起义。”并議定派人到綏远、包头一带，連絡弓富魁（崞县人）等加紧活动。会后，谷、南都轉赴日本。南到东京后，住了高等警察学校。

晋南的景定成、何澄，亦奉命回国活动。路經太原，曾在山西大学堂发表革命演說。何回灵石县活动，因其客居外省多年，活动效果不大。景到运城后，創辦了“回瀾公司”，名为經售西葯，实則輸送革命书报，为革命人士的接头机关。同时介紹了李鳴凤、郭朗清、关克昌、李秀等参加了同盟会。李鳴凤系河南名儒楊禎斋的門生，頗有大志，与河东各县的哥老会和陝西的反滿革命团体多有联系。参加同盟会后，到太原住了铁路学校，并在紅市牌楼開設大恒棧，为接納各方人士的联

絡机关，并与军队中的革命分子多人結金兰之好，策划革命工作。

三、鐵血丈夫團

同盟会既特別注意軍事活动，日本的士官学校和国内的陆军速成学堂、武备学堂，当然都是活动的对象，特别是士官学校，是培养中高級軍官之地，士官学生，又多是各省选派的人才，自不能不特別注意。当由孙中山先生指示，选拔积极分子，組織“鐵血丈夫团”，作为軍事运动的中心。当时参加的有：云南的唐繼尧、罗佩金、李敏，湖南的程潜、楊增蔚、仇亮，四川的张益謙、尹昌衡、张群，湖北的孔庚、李书城、朱綬光、尹扶一、何成浚，江西的李烈鈞，陕西的张凤翥，河北的何子奇，山西的閻錫山、溫寿泉、何澄、张瑜、乔煦，和其它省的刘鵬基、楊廷溥等数十人。这些人大多数在辛亥革命时参加了武装起义，做了各省的軍事上的負責人。

四、山西編練新軍和革命人士的乘機打入

1905年山西的武备学堂学生，已三年期滿毕业。除选拔一部分学生到陆军部办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深造外，其余即作为編練新軍的骨干分子。山西的旧軍制是：巡撫直轄的参将和大同、平陽两总兵，各轄練軍七旗，每旗有兵士三百余人。全省二十一个旗，共有兵士六千余人。改革軍制后，将参将直轄的七旗，改为陆军一协（等于后来的一旅）。設督練公所，为

征募管理机构。1906年实行征兵入伍。当时规定混成协内辖步兵两标（等于后来的团），炮兵一营、骑兵一营、工兵一队、辎重兵一队（等于后来的连）。当时协统是姚鸿法，标统是齐允（八十五标，也称一标）、马龙标（八十六标，也称二标）。后来协统改任谭振德，姚鸿法只任督练公所总办。马龙标不久去职，二标三营管带夏学津升任了二标标统。

1909年（清宣统元年）日本士官学生等先后毕业回国。这时北京陆军部对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举行了一次考试。此后军界用人，即以此次考试成绩为准。当发表黄郛、李书城留陆军部任职，鈕永建、何澄等派为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教官，温寿泉成绩优等，任为山西陆军督练公所帮办兼山西陆军小学堂监督，閻錫山任二标教练员（等于副标统）和陆军小学堂教官等职。閻錫山为了掌握军权，就和山西諮議长君主立宪派的梁善济深相接納。而梁与姚鸿法相交甚密，遂由梁的介绍，閻又与姚鸿法成为相好。这些交往和閻錫山在太原起义后所以被推为都督是很有关系的。武备学堂此时已改为陆军小学堂。不久第一标标统齐允，内调军諮府任职，黄国梁遂接任第一标标统，姚以价任一标二营管带，乔煦任二标一营管带，张瑜任二标二营管带。这时，新军中的革命人士，在新军中已有了相当的实力。再说这次陆军部考试，也可以说是将各省负责军事运动的人物，齐集北京，是各省革命领导人物的联合，使之有机接头联络，交换情报，对于发动起义，关系甚大。

此时姚鸿法令两标各设一模范队，选拔较优秀的军官士兵，为各营模范，并定半年为期，再轮班调为各标下级军官或班长。同盟会方面，遂利用机会，特将革命活动最积极的王嗣

昌、张德荣二人調为模范队队长，并发动了一些积极分子任排长、班长等职。一面又发动青年参军，充当模范队的士兵。军队中的革命空气，逐渐浓厚。同时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也先后毕业回省担任军职。他们其中有的是在省时已参加同盟会的，有的是在保定参加的，也有回省后才参加的。如潘遇安、张培梅、赵守钰、路福保等，都是模范队的基层军官。

与此同时，景定成在北京，联络了同志程家榘，利用他和肃亲王的关系作掩护，创办国风日报，在北方宣传革命，作用极大。当时人称东京的民报和北京的国风日报，都可抵得十大大军。在国风日报的影响下，太原晋阳日报董事梁碩光，也整顿该报，充实内容，并聘王用宾为主笔。此后，晋阳日报也成了革命党的机关报。后来，南桂馨又在太原办了一个振兴派报社，代销各埠的革命报纸。于是宣传革命的力量也就大大地加强起来了。

同盟会会员楊彭齡，在东北与宋教仁运动革命失败后，奉組織命令，到山西下棚当兵，搞军队基层工作，对于革命影响极大。李鳴凤亦由陝西介绍革命青年史宗法、张德枢，投入山西新军。史化名为弓尙文，张化名为弓尙德，在军中充司书等职，借通晋陕联络。而山西青年投笔从戎的也日多，如大宁的王承緒、王鈞緒兄弟，均系讀書人入营当兵。革命势力，日趋扩大。

五、同盟會和丁寶銓、夏學津的斗争

山西巡撫丁寶銓在旧官僚中，素称能吏。而夏学津当了标

統后，整理軍隊，亦甚严厉。同盟會方面，認為丁、夏不去，進行革命必多障礙。遂設法攻擊丁、夏，以利革命工作。這樣就發生了以下兩件重大案件：其一是李嵩山案。同盟會在這時候，組織了一個對丁、夏的工作小組，以李嵩山為負責人，聯絡晉陽日報的蔣虎臣和岢嵐縣的趙萃珍、趙萃瑛兄弟，弓尙德、張樹帆等，經常採訪丁、夏的秘密關係，揭諸報端，用以攻擊。有一次投稿，涉及丁、夏間家庭曖昧行為，社會為之大嘩。丁、夏甚為震怒，嚴查投稿人不得，適弓尙文將日記本遺失，其中載有小組活動情形，被某同事檢得告發。丁、夏即捕弓尙文、蔣虎臣下獄，張樹帆、趙氏兄弟聞風逃走，官方追捕李嵩山甚急。當時同盟會人士甚為焦急，因為李嵩山被捕，恐牽涉革命主謀機關。此時各城門已密布軍警，嚴查出入。後由南桂馨設法將李嵩山送到天主教教友家裡，後又轉移到外國人郵務長公館，然後由警察界的同志將李化裝成鐵路警察，乘夜混出城去，由正太路逃赴保定，再轉南方逃避，這才避免了革命機關的全部暴露。其二是：交文禁煙慘案。丁寶銓任山西巡撫後，嚴厲禁煙。晉中交城、文水兩縣，是著名的產煙區，每年割煙時期，開柵鎮一帶，雲集各地煙販數千人。本省各縣富戶，亦多於交、文置地設莊，廣種大煙，以獲巨利。1910年夏，正當煙苗開花結實收割之際，丁撫下令完全鏟除。兩縣人民集眾請願，要求緩禁。丁撫大怒，遂派夏學津帶兵前往彈壓。當地民眾愈聚愈眾，以圖抗拒。夏學津遂令兵士開槍，當場打死民眾多，造成了流血慘案。輿論嘩然，眾情憤激。張樹帆為晉陽日報訪員，據實報導，晉陽日報和北京國風日報連篇揭載。在京的同盟會員狄樸海，請胡思敬御史參了丁寶銓和

夏学津一折丁撫十分震怒。查悉是同盟会人和他作对，于是大行报复，除向諮議局議长大发雷霆外，并严飭晉阳日报館主笔王用宾，捕訪員张树帆入獄。又以諮議局議員张士秀有鼓动人民聚众嫌疑，借他故将张逮捕押解臨晉县監獄。又參撤了山西大学堂監督解榮格、山西法政学堂監督刘綿訓，最后將晉阳日报查封。原来想借禁烟保举夏学津升任軍事要职，而結果反被御史参奏，夏的标統职被撤去，該巡撫丁宝銓亦移調他省。而同盟会的閻錫山，倒因此得任二标标統，并荐南桂馨为一标軍需官，仇亮、常樾任陸軍督練公所科員。这一人事上的变动，大大便利了革命者的内外联系。

六、舊兵退伍案

1911年初秋，丁宝銓离晋，繼任山西巡撫者为陆鍾琦。此时已是黄花崗起义之后，革命思潮，遍传全国，已成“山雨欲来风滿楼”之势。这时官方以新軍中的老兵紀律不佳（实則是覺察到这些人已有革命思想）为名，遂向黃国梁、閻錫山提議將老兵退伍，另征新兵补充。同盟会以这些老兵，大多数已是班长，且多参加革命活动，一旦散开，損失甚大。即使退伍，也无安置办法。退伍即是失业，他們也絕不愿退伍。楊彭齡將此情形告南，南又轉告黃、閻。初則想把这些入介紹到巡防队里，后覺不妥，又决定筹集一部分款項，把这些人送到后套垦荒。再在太原、大同、綏远、包头一綫各地，開設店棧，以資联系。南將此意告楊，楊又轉告各退伍士兵，大家极表贊成。認為这不但不至散失革命力量，且可隨時联系，便于